

明清學術研究



主編 單周堯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明清学术研究

主编 单周尧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学术研究 / 单周尧主编.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 - 7 - 5004 - 7692 - 4

I. 明… II. 单… III. 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明清时代-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B21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2212 号

责任编辑 关 桐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智 志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960 1/16

印 张 43.75 插 页 2

字 数 718 千字

定 价 8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主 编 单周尧

编 辑 （以汉语拼音为序）
陈万成 陈远止 邓昭祺
冯锦荣 梁绍杰 许振兴
杨永安

助理编辑 （以汉语拼音为序）
陈以信 萧敬伟

前言

本书名为《明清学术研究》。

何谓“学术”？昔者梁任公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宾四先生亦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书内容不尽相同，梁著包括经学、小学、校勘学、辨伪、辑佚、史学、方志学、地理学、谱牒学、历算学、乐曲学；钱著则为纯粹之思想史。其后钱先生著《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则分宗教、哲学、科学、心理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音乐等十二目，其所涵盖者，又与前二书异。据《说文》，“术”为“邑中道”，则“学术”者，犹为学之道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学者体认不同，“学术”之内涵，遂亦殊异。

本书共收论文 34 篇，研究经学、思想者 8 篇（约占全书之 23.5%），史学、历史者 12 篇（35.5%），文学、艺术者 8 篇（23.5%），语言、音韵、训诂者 6 篇（17.7%）。此 34 篇论文，皆尝宣读于 2002 年 12 月举办之“明清学术国际研讨会”。

近年研治明清学术者甚众，往往迈越前修，多所发明。承查良镛学术研究基金、徐朗星学术研究基金、何鸿燊博士、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赞助，香港大学中文系乃于 2002 年举办“明清学术国际研讨会”，筹备委员会组织如下：顾问：何沛雄教授、黄兆杰教授、赵令扬教授^①；主席：单周尧教授；秘书：冯锦荣教授；委员：陈万成教授、陈以信博士、陈远止教授、陈志明博士、邓昭祺教授、何冠彪教授、何伟帜博士、黄启华先生、黎活仁教授、李家树教授、梁绍杰教授、廖明活教授、卢仲衡教授、潘汉光教授、尚维瑞博士、施仲谋教授、苏耀宗博士、王爱和教

^① 筹委会顾问及委员之名单，皆按姓名汉语拼音序。

授、谢耀基教授、许振兴教授、杨文信博士、杨永安教授、杨玉峰教授、余丹教授、于昕先生、郑雅丽教授，群策群力，研讨会遂得以顺利完成。对赞助者及筹委会诸位之襄助，本人无任篆感。

本书之出版，承陈以信博士、萧敬伟博士、邝美兰女士惠予协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关桐先生为论文之编排、校对尽心尽力，本人谨致衷心谢意。

单周尧

2009年5月于香港大学

目 录

明清之际禅家灯统与画学	饶宗颐 (1)
关于图理琛的《异域录》	柳存仁 (7)
李贽《续藏书》对明初五帝的评价	赵令扬 (24)
论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	彭 林 (32)
王夫之经学的新诠释	张立文 (44)
《三国演义》的抒情性	[美] 王靖宇 (53)
CRITICAL AND CREATIVE ASPECTS OF DAI ZHEN'S TEXTUAL-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 University of Hawaii	Chung-ying Cheng (62)
戴震理学思想析评	邓立光 (86)
论戴东原经学中的文化意识	郑吉雄 (96)
从《孔子诗论》看《毛诗稽古编》之《诗序》	
不可废说	单周尧 (129)
《日讲书经解义》初探	陈志明 (134)
明清以来“律诗”观之转变与形成	李立信 (167)
江永古韵学说对段玉裁古韵分部之启示	陈新雄 (180)
戴震古音学二题	李 开 (187)
《明史纪事本末·南宫复辟》校读：兼论其史源、 编纂水平及作者问题	徐 泓 (196)
论王念孙以古形训今字的方法	朱歧祥 (224)
论晚清一部重要的训诂学著作	
——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研析	许威汉 (227)
政治与道德的矛盾：对谢陞《季汉书》的一些观察	苏耀宗 (264)
史学评论与政治——从清朝的《史通》学谈起	杨文信 (297)
明代文献中的粤语词汇	曾志雄 (321)

“丁香花”公案析论	戚世隽 (344)
南明永历阁臣郭之奇忠节考	
——辨王夫之《永历实录》所记之诬讹	马楚坚 (361)
明清时期的曾巩研究	邹陈惠仪 (413)
两个清版周必大集的考校	周莲弟 (433)
清朝上层意识形态对明朝小说奇书的收编 (co-optation)	
——以《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为论析中心	洪 涛 (449)
晚清反儒学思潮概说	周积明 (468)
广东人物与南明政权	司徒国健 (491)
清初迁界与屯门地区的发展	刘智鹏 (505)
上海“小说林社”及其翻译群体	邹振环 (516)
“文学”立科与“中国文学史”	
——由京师大学堂章程到林传甲《中国文学史》	陈国球 (543)
明清学者补《元史艺文志》考	何广棧 (597)
《金志》在明朝的流传	曾震宇 (628)
明清西洋学者官话课本音系研究	李葆嘉 (640)
南曲在明代的改造及其演唱审美观的形成	古兆申 余 丹 (677)

明清之际禅家灯统与画学

饶宗颐

自董其昌著《画禅室随笔》，禅家思想，渗透画艺。清初画坛，乃有四僧之崛起，八大尤著威名。黄宾虹《古画微》云：“释氏衣钵，盛于博山，黄山之僧弘济、弘仁，实衍其宗，而渐江师者，尤以其禅独称于世。”不知八大之师弘敏。大杲（石溪）、大启（龚贤）及大汕等，皆师觉浪，俱出博山门下，只石涛别出临济之道忞；四高僧中，其三禅灯，皆可溯源于博山。黄君只道得一半而已。

饶宇朴《个山小像跋》：“戊子（顺治五年，1648）现比丘身，癸巳（顺治十年，1653）遂得正法于吾师耕庵老人，诸方藉藉，又以为博山有后矣。”

博山在明末地位至高，本住江西上饶之能仁寺，历三十六年，其《博山参禅警悟》一书，风行及日、韩各地。书家张瑞图亦及博山门下，见卅字藏有博山著《宗教答响序》，末署“戊辰秋月弟子张瑞图书于博山丛林”。彼原来历住建州董岩寺及仰山寺、福州鼓山寺、金陵天界寺，皆有《语录》。

石涛题十六应真卷：“丁未年，天童忞之孙，善果月之子，石涛济。”担当唐泰，曾乞木陈大师小楷一绝：“偶因便羽致殷勤，何意僧中有右军。顾我虽非刘道士，孤鸿也可当鹅群。”可见其对道忞的推重。

道忞致觉浪书（第六件）有云：“（博山老人）今化去三十年，法雷不响，法雨无施，法堂前徒有衰草弥天。……客来，闻大师（指觉浪）将应信州缙白之请，往主其席。”觉浪曾于顺治十年至广信扫博山先师之塔。是时道忞与觉浪仍属心交之辈。迨至顺治十六年（1659）道忞应顺治之召入京，遂有《北游集》之作^①。道忞书法为顺治所推重，事见王山

^① 姜伯勤：《论木陈道忞》，见《潮学研究》（一），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史《山志》。《北游集》记道忞于顺治面前答问先老和尚（指密云）与雪峤书法孰优一事，具见其书法工夫。密云门下多工书，费隐及隐元笔迹，尚保存于日本宇治川醍醐山及福清黄檗山万福寺^①。

方以智随永历奔桂林。《小腆纪年》称其“褰衣散发，卖药五岭间”。在桂林时为瞿式耜座上客，时与两广总督嘉兴朱治澗（子暇）相唱和，见其《岭外稿》。以智从觉浪剃发，法名无可。其画迹，多题以禅语。香港藏家所见题识，如“未发居士属拈树石，草草成此，聊以发未发之笑。无可书”（北山堂藏）；“截断红尘石万寻，冲开碧落松千尺。特地为中峰拈出。拈个什么？可惜，可惜。无可道人。”（至乐楼藏）此即周亮工称其“多作禅语”者。中峰据图中康熙壬午（四十一年）族孙方苞题记谓“此幅乃为摄山中峰张白云先生作者也”，盖为张怡所作。此有关金陵之禅画文物，故为拈出。

大汕康熙十七年为陈其年作迦陵填词图，丰颐美髯，一时名流题咏殆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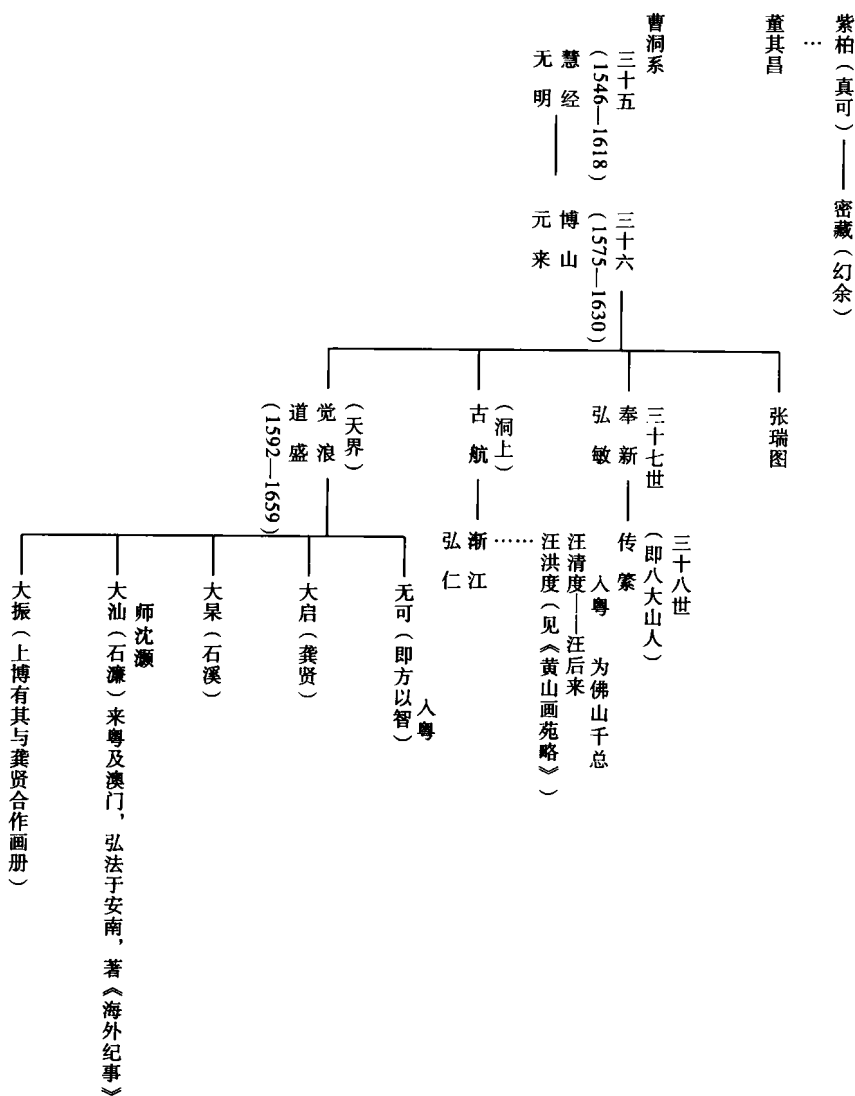
大汕有自画像，原存峡山寺，后在澳门普济禅院。大汕南浮海至安南，先在广南顺化寺，后至会安弥陀寺，又重修顺化天姥寺。彼于1696年回粤募款，重修长寿寺及峡山寺与澳门普济禅院，对澳门禅宗传播贡献至巨。该寺历代祖师莲座，普济第一代住持，即大汕长寿寺之循智法楷和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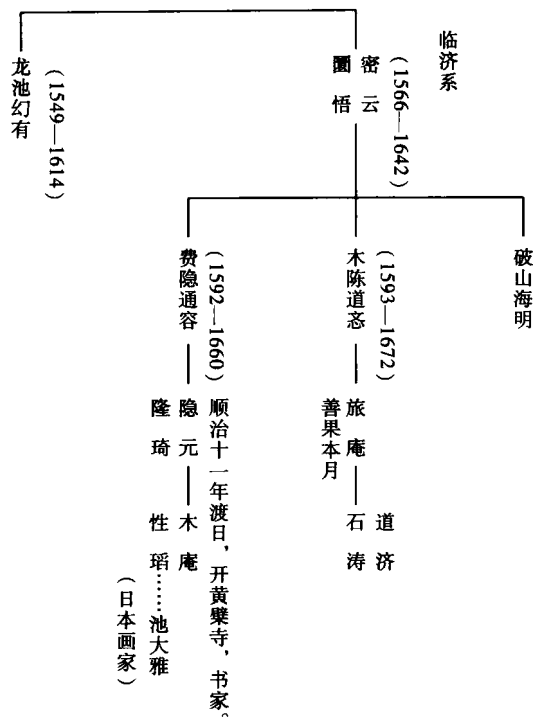
大汕画出沈灏。据上海古籍印明清掌故丛刊《救狂砭语》中，李莱圃来书谓其“幼时从吴下画者沈朗倩习仕女画”。朗倩为人气概超迈，见陈继儒赞。彼著有《画廛》。大汕深受其熏陶，故画格特高，观其《离六堂集》卷前生活图绘，似又受到陈洪绶之影响。

婺源县博物馆有弘仁为（汪）于鼎作《黄山图》，辛丑岁作，即1616年（顺治十八年）。内汤燕生题记称：“于鼎老道兄藏渐师妙画，自云与所居猗中相似。”黄宾虹《黄山画苑略》曰：“汪洪度字于鼎；洋度字文治，歙松明山人。兄弟并有才名，洋度早世，（洪度）专志山水，著《息庐文集》，画法为时所重。”是于鼎即汪洪度也。广东清画家有汪后来，山水画风甚似浙江。康熙五十二年任佛山千总。弟子颇众，邓堂、林

^① 见林雪光编《黄檗文化》及《神田喜一郎追悼中国学论集》中拙文《谈道忞及其布水台集》。

云轩均有名。广州美术馆及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有汪后来画。汪后来父为汪清度，莅官于粤，落籍番禺。汪清度与汪洋度、汪洪度必为兄弟行。故浙江画派则由汪氏南传至粤东焉。





本文部分资料，曾在南京大学讲述。其中关于大汕史迹，经中山大学姜伯勤教授扩充演绎，勘成专著，十分翔实。附拙作该书序文，以供参考。

附《石谦大汕与澳门禅史》序

宗教与政治往往互相利用，治宗教史者，不能不着眼于当时相关之政治现状。唐代密宗及晚明禅客无不与政治结缘，彼此之间屡相诤讦，其事久为史家聚讼之论点。明之亡，志士逃禅者众，就中不少魁奇特立之士，陈援庵先生述滇黔佛教，其尤精辟轶群者也。若乎粤东，天然之于丹霞，大汕之于五羊、澳门，均昭昭在人耳目。天然门下鼎盛，已见汪宗衍之著论，至若大汕其人，久遭讥诃蒙诟，至今仍为问题人物。间尝与姜伯勤教授谈及，以其专心岭表禅学，必有以抉微阐幽，平停众说。顷者蒙其出示此书纲要篇目，惊其所论深入腠理，最难得者，为澳门普济禅院莲峰庵与鼎湖山灯史之资料，前人所未措意者，赖君揭橥于世，发扬幽潜，功莫大

焉。明季遗民遁入空门，一时才俊胜流，翕然趋向。其活动自江南迤及岭南，徒众之盛，实以金陵天界寺觉浪上人一系与番禺海云天然和尚一系最为重镇，彼此各以诗鸣，且与当时新贵往来酬答，如海幢今无《寿李晓

鼓山覺浪道盛禪師



觉浪道盛禅师

湘司寇八十》一诗，长至百韵。浪上人门下则兼擅绘事。其时皈命者，多以“大”排名，有若海云之以“今”与“古”。其著闻者，石谿之为大杲，龚贤之为大启，倪嘉庆之为大然，大汕正亦取大为名，故曾青藜序其诗谓“灿与无可（即方以智）同参浪上人，得知大汕为奇士”，其言非

妄。观集中挽以智及为石谿、野遗题画诸什可以见之。乃《读岭南人诗绝句》小传，竟谓大汕自称觉浪盛嗣，未知是否，深滋疑惑，似未见及此也。大汕因潮州程乡人谢氏之请，有广南之行，其王以师礼尊之，汕与论政，援引儒术，颇得大体。维时得以私货往来，遂富甲一方，吴绮《林蕙堂全集》，汕出资二百缗刻之。自藩王勋戚公卿以下，无不争相折节，大汕视之，蔑如也。于是士林侧目，索赋交讧，终因潘稼堂诤之，以致于死。杭大宗游长寿寺，赋诗深致伤悼。君子盖悯其行之不检，而叹交友之凶终隙末，及翰林之褊窄，而地域间之歧见，亦有以助成之。余早岁读迦陵词，睹大汕为其所绘填词图，丰颐美髯，令人神往，一时名家题咏殆遍，讶异其绘事之工。及观集中《过毗陵哭其年太史》长古，知其交谊之笃。近贤论陈词，但知引释弘伦之《摸鱼儿》，而不及大汕，益叹《离六堂集》之不易得，恨其流行之不广也。大汕才惊四座，人称其“百家绝技一身胜，天界威光万里腾”，信非过情之誉。今集卷前自绘三十余图，一生行迹咸备于是。行布之雅，笔势之健，足使老莲俯首，曾鲸减色。或赏其葺贖世人，穿凿天地，非无故而然矣。姜君此书网罗宏富，立义公正，抉离六之真相，存澳门之信史。今岁为澳门回归之年，君以此书奉献，建树不磨，足与山川同寿。至其于前人隐德密行，为之表彰劝戒，读者当自得之，无庸余之喋喋也。苍龙己卯三月饶宗颐拜序。

关于图理琛的《异域录》

柳存仁

《异域录》是清康熙朝后期五十一至五十四年间（1712—1718）满洲官员图理琛（1667—1741）^①和他参加的使团奉命辛苦地从喀尔喀蒙古（Khalka），进入俄罗斯国西伯利亚朝西行了许多地方，^②耗了两年多的时

① 图理琛因为写了这部《异域录》，替中国和整个世界增添了很多了解当时俄国的情况和中俄关系的资料，更不用说替土尔扈特部族添了有意义的信史。但是图理琛本人其实还不是使团的首领。他先在“管理礼部牛羊群事务总管”任内，因为“才识庸劣”，也许是失职，曾遭康熙帝的谴责，罢官家居了七年多的岁月。《异域录》开始说出使是他自己仍思戴恩图报，曾“具呈叩请遴选”，引见之后蒙恩“俯赐原官品级……特命前往”的（雍正本，第2页；四库本，卷上，第2页）。近年在新疆发现的用满文和托忒文写的康熙谕阿玉奇（气）汗敕书，图理琛在使团的地位实居第三，列在内阁侍读学士殷札纳、理藩院郎中纳颜之下，似乎本来不该归他写奉使的报告。但是后来他作的自述式的详细报告竟然被皇帝批准印行了。我们但看他这次出使以后以至他在雍正朝对俄外交的一些活动，或可窥知他和康熙皇帝间曾特别受信任的那种关系。这种关系，如本篇下文所述的旁的例子，可以互相参照。康熙谕阿玉气敕书的文字，见马大正、郭蕴华《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试析》（《民族研究》1984年第2期）。那篇译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汪玉明先生从满文译的。托忒文是17世纪根据卫拉特（Uriad）方言制定的一种蒙古文，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里，也还在使用。同时用几种语文书写文件，是这个时期常见的惯例。如蒋良骥《东华录》卷20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大学士等以鄂罗斯贸易来使赍至原文繙绎之文呈进。上阅之，谕曰：‘此乃喇提诺、托多乌祖克、鄂罗斯三种文也’。”（《东华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23页）喇提诺是拉丁，托多即蒙古托忒文。

② 他们的行程是出张家口，经过喀尔喀蒙古（即外蒙古）各地，最初到了离喀尔喀部长台吉、车陵扎布的边界博拉约二百余里的楚库柏兴（Culua Baising，即 Selenginsk；柏兴谓小城镇，其实只是聚落，没有城垣），是俄国和蒙古的边界。在楚库柏兴一住五个月，要等候俄国察罕汗（CaganHan）就是沙皇〔tsar〕大彼得 Peter the Great 来了信，才能继续行程。信到之后，他们从这里沿着色楞格河（Selenga River）到乌的柏兴（Udinsk），更向西北经柏海儿湖（今译作贝加尔湖 Lake Baikal），然后来到厄尔库（伊尔库次克 Irkutsk）。因为西伯利亚的总督噶噶林（Mathiev Petrovitch Gagarin）曾吩咐他的下属“将天使大人由水路接来”，这样教他们在厄尔库

（转下页注）

间,才到达占据在里海北边干旷的草原牧地的土尔扈特汗国(Turgut Khanate),和它的国王阿玉气(Ayulki)见面,得以传达清政府对土尔扈特的善意。

这个土尔扈特,是元代蒙古帝国瓦解之后,剩留在西蒙古(特别是在今青海和新疆一部分地方)活动的厄鲁特部族(Eleuths)组成的卫拉特(Uriad,联盟性质)的一个单位。这个联盟除了土尔扈特,还有和硕特(Khoshotes)、准噶尔(Sungars或Dzungars)和杜尔伯特(Derbets)三个部族,合称四卫拉特。它们的上世,在记载上常和瓦剌(Oirat)这个名词相混,可能是因为译音的关系。所以土木之役擒获了明英宗的也先(Esen),嘉靖时屡扰畿甸的俺答(Altan-gaöan),他们的活动多数是很含混地记在《明史》的《鞑靼传》(卷327)和《瓦剌传》(卷328)里,说明不够清晰。但是清史方面,像《清史稿》卷523,对土尔扈特的事情就有较全面的叙述。^①

在清初的四卫拉特联盟之中,这个时候准噶尔的势力更为强盛,对其他的部族,常加侵犯。阿玉气的曾祖和鄂尔勒克(Khu Urluk)受不了准

(上接7页注②)又住了三个月,等候昂噶拉河(Angura River)冰解,然后方得乘船到托波儿(托波儿斯克Tobolsk),在那里才和噶噶林初次见面。再由托波儿启程,经过图敏(Tumin,即Tyumen,今译秋明),喀山(Kazan)、西穆必尔斯科(Simbirsk今译辛比尔斯克),直到在佛尔格河(Volga River今译伏尔加河,土尔扈特人却称它做厄济儿河Etchil River)上的萨拉托付(Saratov),这儿方是俄国和土尔扈特两国接壤之处。这时又因为大雪,和土尔扈特人误会了迎接的程序,竟使这个使团又在萨拉托付度过了一个严冬。他们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旧历五月二十日离开北京的,到康熙五十三年(1714)六月初一日才到土尔扈特国阿玉气汗驻扎的马奴托海(Lake Manych-Gudilo),次日相见,才宣读教书。返程仍回托波儿,又经历塔喇斯科(Tarask)和托穆斯科(Tomask),耽搁时间较短,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二十七日就回到北京了。图理琛的记载,大体翔实,然而从今天我们能读到的记录,也还见到偶有误差的地方,例如《异域录》记五十三年正月十二日从塔喇斯科起程,越十四宿于十五日至托穆斯科地方,五十三年实是五十四年,正月十二日当作正月初二日,雍正本第70页,四库本卷下第40页俱误;日本今西春秋先生《校注异域录》(第168页)用的满文本,正月初二不误,但五十三年仍误,这也见钞书、刻书的人的马虎。又如雍正本第5页说使团“于壬辰年五月二十日自京师起程”,第73页则云五月二十二日;四库本卷上第7页、卷下第43页并同;但《校注异域录》第64页及172页满文俱作二十日不误。

① 这个时期的史事当然和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的战役有关。标点本《明史》卷328《瓦剌传》及《清史稿》外,参看温达等编《亲征朔漠方略》(康熙四十七年1708,这书有四库本);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9—10《厄鲁特要略》(道光二十五年1845);《皇朝文献通考·四裔考》(乾隆二十六年1761,有四库本);张穆《蒙古游牧记》(何秋涛补,16卷本,光绪二十九年1903金匱浦氏静寄东轩石印本;原著一卷本,收《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2帙);何秋涛《朔方备乘》八十卷本,卷37—38;亦收入《北徼汇编》。

噶尔的首领和多和沁（Khotokhotsin）——习惯上或用他更著称的名衔巴图（Batur 或巴图尔琿台吉 Batur Kontaisha）——的压迫，大约在明崇祯二年（1629）左右率领本部和一部分的杜尔伯特及和硕特的人民，共有五万帐搬迁到俄属佛尔格河下游，当时还是无人地带的大草原来居住和游牧。后来土尔扈特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就很像是俄罗斯的“羁縻州”。^①康熙中叶为了厄鲁特噶尔丹（Galdan）的扰乱喀尔喀蒙古和西北的边疆，皇帝曾经三次亲征，^②这个噶尔丹，就是巴图的一个儿子。

图理琛他们一行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旧历五月从京师出发，到五十三年六月在阿玉气驻扎的马奴托海和国王见面，宣读旨意，直到下一年三月底才回到北京，耽搁的时日很长。耽误的理由一方面是因为俄国天气严寒，河流冰冻之后，等候解冻很费时间，但是俄国方面总是说要水运，很可能是当局故意阻延，怀疑清廷为了一件平常的事端远派使臣可能别有深意。《皇朝藩部要略》卷10《厄鲁特要略二》说“俄罗斯故导我使纤道行”，后来（清史稿）卷28《图理琛传》就全钞了祁韵士的话。^③冷静些的观察可以知道康熙要联络这个远离中国土地飘流异域的民族是有一定的用意的：就是在图理琛等人出发那一年的春天，土尔扈特也派了使臣萨穆坦（Saltan Koulyouhov）等人^④经过俄国到北京来呈递文书并叩见

① 汉朝人发明了羁縻的巧妙涵义，如《汉书·张骞传》云：“大宛以西，皆自恃远，尚骄傲，未可诎以礼，羁縻而使也。”唐、宋史书常用此义，如《旧唐书》卷41《地理志四》就“黎州统制五十四州，皆徼外生獠，无州，羁縻而已”，但下面仍开列五十四州之名。我们这里仅是借用，其实当时俄国向土尔扈特要钱要人，《异域录》里也记俄国向土尔扈特索兵一万去攻瑞典军，又讽他们三千人敌不过瑞典兵三百，岂只羁縻？

② 康熙二十九年（1690）、三十五年（1696）及次年（1697）。

③ 房兆楹先生不甚同意此说，他从资料上说明清廷发出对俄联络的文书太迟，使团出国前一周才把公文发出，是俄国沙皇复信迟缓的原因；参看房先生写的《图理琛传》，收 Arthur W. Hummel 编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清代名人传略》），Washington, 1943—1944, pp. 784—787。

④ 萨穆坦之名照《异域录》（雍正本第2页，四库本卷上第3页）。外文译述如史坦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在1821（道光元年）出版他的 *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Embassy to the Khan of the Tourgouth Tartars*, p. 9 作 Sa-mo-tan。史坦东就是乾隆五十八——五十九年间（1793—1794）英国派来中国的马戛尼（George Macartney）使团的副使。今西先生《校注异域录》满、和对译部分注22（p. 58）称这位来使的名字为 Samtan，但又引カーエン氏的书（p. 119—120），那里引用了1709（乾隆四十八年）沙皇准许土尔扈特 Saltan Koulyoukov 一行人自由通行的敕令，想必这就是去中国的史臣。这部今西引的书，就是 Gaston Cahen,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Russie avec la Chine sous Pierre le Grand*（1689—1730），Paris, 1912。此书近年有汉文译本：江载华、郑永泰译，葛斯顿·加恩著《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可并检。